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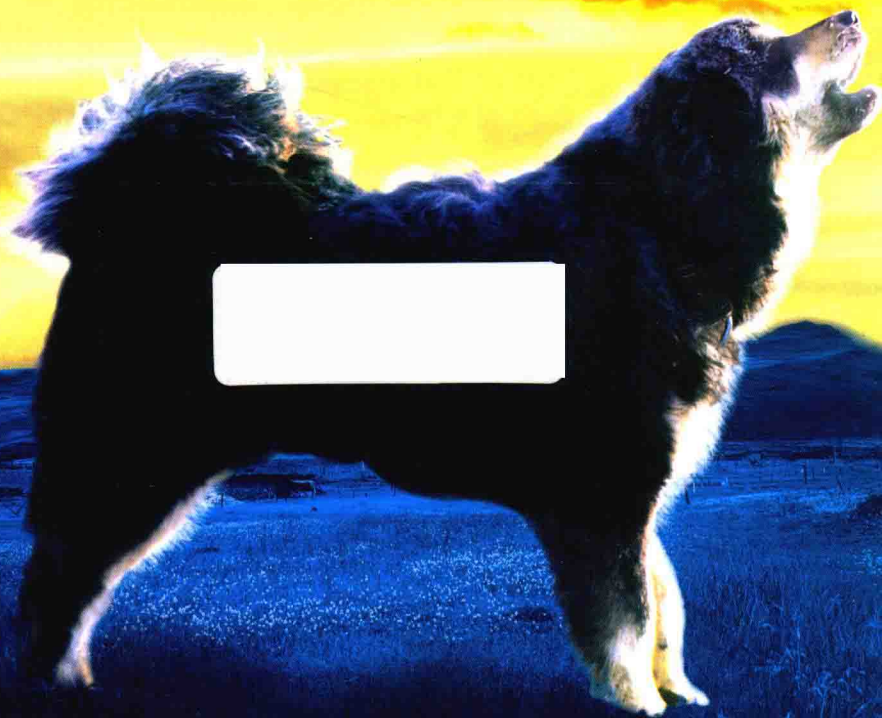


一开始是我们教化人与入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必要教化人类和自然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维克多·雨果

The  
Intrepid  
Shepherd  
Dog

甘珠尔猛犬

格日勒其本格·黑鹤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he  
Intrepid  
Shepherd  
Dog

甘珠尔猛犬

格日勒其本格·黑鹤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珠尔猛犬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9  
(黑鹤自然之歌系列)  
ISBN 978-7-5581-3092-2

I. ①甘… II. ①格…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6623号

# GANZHUER MENG QUAN 甘珠尔猛犬

---

|       |                                                                                                     |       |            |
|-------|-----------------------------------------------------------------------------------------------------|-------|------------|
| 著 者: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装帧设计: | 门乃婷工作室     |
| 出版策划: | 孙 昶                                                                                                 | 卡片开发: | 崔媛媛        |
| 选题策划: | 孔庆梅 刘丽萍 赵秉华                                                                                         | 责任校对: | 邓晓溪 于媛媛 侯帅 |
| 责任编辑: | 孔庆梅 郝秋月                                                                                             | 插 画:  | 187艺术工作室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r>(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       |            |
| 发 行:  |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br>( <a href="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a> ) |       |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85671730                                                        |       |            |
| 印 刷:  | 长春市卓奥印业有限公司                                                                                         |       |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
| 印 张:  | 12.75 插 页: 4                                                                                        |       |            |
| 字 数:  | 100千字                                                                                               |       |            |
| 印 数:  | 1—6 000册                                                                                            |       |            |
|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       |            |
| 印 次:  |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
| 书 号:  | ISBN 978-7-5581-3092-2                                                                              |       |            |
| 定 价:  | 25.00元                                                                                              |       |            |

---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1-89379535



The  
Intrepid  
**Shepherd**  
Dog

目 录

黄昏夜鹰 1

甘珠尔猛犬 27

斑斓 69

姐姐的鹤 101

克尔伦之狐 123

母狼 145

滑雪场的雪橇犬 167

阅读卡 199

The  
Intrepid  
Shepherd  
Dog



黄昏夜鹰

---

这是一种过于隐秘的鸟儿，习惯于夜晚活动，在昏暗的黄昏时出现，从不直接飞落在枝条上……

太阳一落山，从我们帐篷附近的树丛里传来一种奇怪的类似敲击声的什么鸟的叫声，这声音持续了一整夜。原来这是夜鹰，此地的俄罗斯人恰当不过地称它为“铁匠”。而通古斯人<sup>①</sup>则称之为“杰布扎昆”，也是铁匠的意思。

——（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

---

<sup>①</sup>通古斯人：俄罗斯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

这是鄂温克人一直沿用的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

将从树上刮下的树脂放在水中熬煮，然后用这种散发着树脂清香的液体涂抹在驯鹿身上的伤口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前几天在磨刀的时候，我左手拇指根部被刀划出一个伤口，大约两厘米长，但是伤口很深。尽管营地里有外伤药，我也带着随身的急用药品，但我想验证一下这种古老的疗法是否真的管用。我没有处理伤口，简单地按压止血之后，就用这种如同红茶般的红棕色液体冲洗涂抹自己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不过，疗效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看出来。伤处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隐隐地跳痛，我借着帐篷外透进来的阳光仔细地察看，伤口里面已经开始愈合，破损的部位正在封闭。我又仔细地为它涂抹药水，第三天，我就放心地到山里的小溪中去洗澡了。

芭拉杰依说，这东西是大树的眼泪。

但这种疗效惊人的古老秘方对这头小鹿却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它的伤口愈合得非常缓慢，我想，也许是因为它的伤口太深了吧。

这是芭拉杰依的鹿群中唯一的一头白鹿，我记得在玛丽亚·索的鹿群中也有一头白鹿。白鹿尽管不能说是千载难遇，但也确实

罕见。它们如此稀少的原因是因为成活极不容易。在丛林中，它们由于在鹿群中色彩过于醒目而更容易受到野兽的攻击。野兽袭击时，在一群更接近林地色彩的鹿群中，一头银光闪闪的个体当然会更加引人注目。

它被套索套伤了。

林地里有偷猎的人，无论他们是不知道这里有饲养驯鹿的鄂温克部族，还是明知故犯，总之，他们在林地里布下了成千上万的套索。除了森林里的野兽丧生于这种套索之下，驯鹿也会不时遭殃。被套索套死恐怕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死亡的过程漫长而孤独。

真正的猎人不会使用套索。事实上，狩猎本来就是违法的。

营地中已经有不止一头驯鹿被套伤，不少驯鹿蹄子上部小腿的位置都留下一个环切般的伤痕。那是因为它们运气好，扯断了套索。否则，营地中的人就只能根据丛林上空集聚的乌鸦来寻找它们了。

去年营地中失踪的两头驯鹿，被找到的时候已经化为白骨。

我等待着它的时候，用细小的枝条燃起伞民<sup>①</sup>，湿木头的青烟

---

<sup>①</sup>伞民：鄂温克语音译，指用湿木头和青苔藓燃起的烟，鄂温克人以此为驯鹿驱除蚊蝇。

慢慢地升向林地上空略显阴暗的天空。

我从帐篷里找出盐袋。

因为使用过久，犴<sup>①</sup>皮上的毛已经脱落殆尽，但皮板却因为长久地使用浸润了油脂而发黑，变得更加结实。盐袋的皮绳上缀着十几块孢子的蹄甲，轻轻地摇晃起盐袋，这些坚硬的蹄甲互相碰撞，敲磕着坚硬的犴皮袋，发出骤雨突至时巨大的雨点砸落在地面上一样沉稳结实的哗哗声。

这声音可以传出很远，甚至穿越丛林，一直传到丛林深处，传到正在丛林中游荡的驯鹿的耳中。有时候我就在想，也许这盐袋是鄂温克部族与驯鹿之间真正的纽带。

当太阳滑过西侧的山脊，林地越来越暗的时候，从谷地深处传来清亮悠长的鹿铃声。

又过了一会儿，三三两两的驯鹿就出现在营地前面的空地上。它们棕灰色的皮毛与丛林下面阴湿的树干的颜色如此相似，以至于当它们刚刚从林地里走出来时，似乎就是林地的一部分，它们是从这雨后洁净的丛林中一点点地浮现、剥离出来的。

---

①犴：驼鹿，在北方丛林中被称为犴或堪达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们是这林地的一部分。

它们慢慢地聚集在伞民附近，安静地卧下，让湿木头燃起的烟雾一点点地笼罩在自己的身上。

刚刚落了小雨，所以，蚊子还没有出来。

在夏日里，吸引这些心属荒野的家伙回到营地的不仅仅是盐，还有鄂温克人燃起的伞民。在这带着树脂清香的烟雾里，它们可以暂时躲避丛林中数量众多、如云雾般弥漫的凶狠蚊子。丛林里的蚊子确实相当麻烦。在丛林里行走，我需要不断地捻死那些落在身上的蚊子。它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落在我裸露的皮肤上，准备吸吮血液。它们的个体略大，颜色更深，与我在平原和草原上见到的品种都不太一样。

它是跟随着最后的几头驯鹿一起回来的。它们走得很慢，走走停停。

驱使它们回到营地的显然是习惯。本能告诉它们，这样雨后凉爽的黄昏，蚊子都已经被冷雨打得找树洞隐藏，根本不会出来肆虐，但它们还是听从习惯，习惯地走上林间长久以来踩踏出来的驯鹿小道，慢悠悠地走回来，直到林地一片葱绿中出现了营地模糊的轮廓，它们才犹豫着是否继续回到林地里，嚼食美味的苔

藓和刚刚冒头的蘑菇。

但此时盐的气味吸引着它们，它们不再犹豫，直接进了营地。

跟在它们身边的是那头白色的小鹿。

这个季节，除了山谷深处的山洞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会有雪，但它白得像刚刚降下的初雪。

纯白而闪亮，这竟然是林地间最耀眼的颜色。当它从幽绿的丛林中轻轻走出时，看起来像梦一样不可思议。

这是不同于林地的颜色，如此纯净。

这也是我为什么每次进入林地里总会在头上扎一块红布的原因吧。异于林地的颜色更容易让人在远处就分辨出来，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被那些胆怯的偷猎者误伤。

我用一块列巴<sup>①</sup>将它引了过来。尽管我在丛林中的营地待了半个月之后，身上已经彻底地洋溢着丛林的气味，那些来自外面世界的气息早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它还是不能完全信任我。

不过，这几天它已经被我喂熟了，知道在我这里一定有美味的食物在等待着它。所以，尽管身体里那种回归荒野的野性仍然在时时提醒它远离我的抚摸，但食物的诱惑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

①列巴：鄂温克人日常食用的一种发酵面包。

它靠过来，从我的手中取食撕碎的列巴。

我抱住了它的头，用鹿套将它拴在一棵树上。

我仔细地察看了它右后腿上套索的勒伤。虽然露出了骨头，但并无感染化脓的迹象，整个伤口正在收敛干结，那是即将愈合的迹象，仅是开裂得最严重的地方还有一点儿血丝渗出。

令人惊奇的是，我并没有在伤口上发现蛆虫。在林地里，苍蝇永远是见缝插针，一点儿血迹也会让它们趋之若鹜。它们灵敏的嗅觉从来不会让它们放弃任何机会。它的伤口上没有蝇蛆，说明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苍蝇在它的伤口上栖落。我想应该就是这树脂熬制的药水，它除了具有收敛生肌的作用，还可以散发驱除苍蝇的气味。

我用储存在瓶子里的树脂水仔细地浇涂了小鹿的伤腿，让这药液慢慢地渗进伤口。

我放开了它。它在营地里转了一圈，发现没有进入帐篷得到食物的机会，就在伞民附近找了个地方卧下，闭着眼睛开始反刍了。

天空中只剩下最后一点儿光亮。

我在帐篷里生了火。当干透的样子<sup>①</sup>很快着起来的时候，帐篷里的温度迅速地升高，很快炉火就烧红了炉壁，我的脸感受到那种炙烤般的灼热。

我走出帐篷，用木棍支起帐篷的门帘，这样让火烤一烤，也好散去白天存留在帐篷里面的湿气。帐篷是我进了营地之后刚刚为我搭起的，地面还有些潮湿。

天越来越黑了。

我坐在帐篷前的一棵多年前倒下的大树上，静静地等待着。

当它到来的时候，手表的荧光屏显示是 19 : 23。

果然，没有超过 19 : 30。

如此准时，没有任何前奏或者略显犹疑的试探。鸣叫是突然开始的，如暴雨时节急速落下敲打大地的雨点儿，节奏紧密，毫不间断。

我努力试图用语言去形容这种声音，像是用一把小锤子疯狂地敲打砧铁，锤子足够小，以至于可以敲打出紧凑高速的节奏，而砧铁的质地也很好，可以在被敲打之后发出响亮的声音。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角个、角个、角个……”

---

<sup>①</sup>样子：方言，大块的劈柴。

的声音，也因此，在鄂温克语中，它被贴切地叫作“角个角鸮”。  
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昏暗的林地，不远处的平地上，湿木头燃起的青烟正悄然浮起，盘旋在谷地间。

幽静，隐秘。

只有那青黑色的巨木之间，伏卧的驯鹿偶尔扭动脖颈，才会破坏这森林静止般的画面。

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几近无限的静止之中，只有那小鸟儿发出执着得近乎疯狂的啼鸣，这只是人类的感觉吧。在各种鸟类的鸣叫声中，这也算是冷静而节奏分明的。

那孩子回来了。

像经验丰富的猎人，他已经学会了在林地间无声地行走。直到他走近，我才注意到那小小的身影。

他进了帐篷，退出枪膛中的子弹，小心地靠着帐篷一角放好了枪，然后换下便于穿越塔头<sup>①</sup>地的靴子，穿上运动鞋。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他注意到我在倾听，显然已经听到这鸟儿的啼鸣。

---

<sup>①</sup>塔头：多年生草墩，无水湿地的代名词，也是原始生态环境的标志景观。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他好奇，内心有某种本能在驱使着他追寻这声音，他慢慢地移动着。终于，他在一棵落叶松下停了下来，仰头向上观望。

他长得结实，肤色黑红健康。在山下的定居点，他经常也会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穿着鄂温克族的传统服装为游客表演，以还未变声的童音吟唱古老的鄂温克民谣。

他是戈拉的后代。

戈拉，驯鹿鄂温克部族中真正的猎手，行将没落的狩猎时代最后的传奇，留给人们关于捕猎巨犴和熊辉煌的传说。

他是遗腹子，这孩子没有见过他早逝的父亲。

但他骨子里那种东西是掩抑不住的，更多的时候，那更像是一种本能。他虽然幼小，却懂得如何在林地间如风般地无声穿行，即使遭遇暴雨，也仍然哆嗦着继续赶路。他耐受痛苦的能力远远超出同龄的孩子。

他早就懂得什么是丛林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它就隐藏在那棵树上。这是一种过于隐秘的鸟儿，所以，即使是一些专业的鸟类研究者，一生中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能接触到它们。它们习惯于夜晚活动，在昏暗的黄昏

时出现。它们也从不直接飞落在枝条上，而是紧紧地贴附在树干上。它们身上如同树皮般的羽毛提供了完美的保护色，更使人无法辨认。所以，即使它们近在眼前，看起来也如同是树上的一个树瘤罢了。

那孩子目光敏锐，显然已经发现了它。此时，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距离地面大约十米高的树干。

我慢慢地走过去。

确实，如果不仔细观察，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那是一只鸟。这也是它们存活的一种方式吧，隐藏自己的行迹。如果不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的鸣叫声，我想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它们的存在。

它突然安静，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脚下的土地异常松软，土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和苔藓，它们像海绵一样吸收了早晨落下的雨。我脚下的一切厚重而湿润，蕴涵着充沛的水分。

我踩到一棵倒木上，它已经倒伏很久了，尽管从外形上看还保持着树的形状，其实已经腐朽酥松了。它正等待着慢慢地融入大地，完成下一次轮回。我加快了它轮回的速度。它在我的脚下

像巧克力威化饼一样碎裂了。

最初，在孩子站到树下时候，它对自己的伪装能力还颇有信心，但是当我越走越近，并踩踏了那根朽木，发出似乎细微但在寂静的丛林中恍如晴天霹雳般的响声时，它终于不愿意再躲藏了。

确实，它的飞行也如同雨燕一般迅捷。那是一道高速闪进的黑色的影子，快速拍打翅膀时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眨眼之间，它就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山谷下面的丛林中了。

确实，它是从我看到的树干上如同树瘤般突起的地方飞起的。

那孩子恰在此时回过头来看我，眼神中闪现着在林地中潜行追踪野兽时的猎人惯有的警觉与默契。

我没有说什么。他没有看到那鸟儿飞走。

我不想告诉他，刚才那鸟儿确实栖落在树干上。

在从我的目光中获得了应有的回应之后，他满意地转头继续向树上看去。

天色已经更加昏暗，十米高处的树干就更显得轮廓不清，所以，几乎看不出与刚才相比那里缺少了什么。

显然，那个如树瘤般隐身在树干上的微小突起已经不存在了，